

当代福音教会的“轻信主义”

吕居

当代福音主义代表人物葛培理(Billy Graham)一生都在从事奋兴布道，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福音主义领袖人物。葛培理晚年反思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，以及所使用的方法，坦率承认今日的福音派教会充斥着“轻信主义”文化(the culture of easy-believism)。2013年10月葛培理在接受今日基督教(Christianity Today)杂志的采访时明确指出：

在我临近95周岁生日之际，我里面有个负担，就是要写一本书，专门谈论肆虐泛滥的“轻信主义”(easy believism)。这种盛行于今日的思潮认为，只要有人相信上帝，并积极行善，他们就一定能进天国。但有一些问题必须澄清。所有的人都有两个基本需求：就是对希望和救赎的需求。人们轻信一个没有要求的上帝，这不应该感到奇怪，但这并不是圣经中的上帝。撒旦狡猾地误导人们，在人的耳边低声诱惑，让人们以为相信耶稣基督并不需要生命的更新转变，这是撒旦的谎言。若有人告诉你说，你可以不作任何牺牲就可以拥有基督，这是撒旦的欺骗。我如今已经无法站讲台宣讲圣经，上帝把这样一个炙热的愿望放在我的心上，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以书本的形式发表出来，每一次我听新闻的时候，这个信息就在我里面回响。¹

葛培理的这一担忧印证了旧约学者华德凯瑟(Walter Kaiser)在十二年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现象：

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就是（今天）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都很不健康。她被折磨得憔悴，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，是因为她被喂了“垃圾食品”(junk food)；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人工防腐剂，以及各种非自然的添加剂，用这些东西喂着她...；与此同时，因着缺乏上帝纯正话语的公开供应，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属灵饥荒(阿摩斯书8:11)，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教会里面失控、肆虐。²

无论是葛培理所谓的“轻信主义”，还是凯瑟所指出的教会被“垃圾文化”催肥的现象，都点出西方福音教会所面临的可持续性危机(crisis of sustainability)。今天西方的福音派教会，明显后继乏力，在福音拓展方面乏善可陈，在世俗文化面前节节败退，很难承载基督信仰的持续复兴。后基督教地区(post-Christendom)缺乏持久复兴及文化再造能力，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。这一难题找不着解决之道，那么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前景堪忧。而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处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中，无力成为中流砥柱。西方福音主义信仰的这些先天缺陷，也正在向东方和南方“主体世界”(The Majority World)的福音教会蔓延。

具体而言，西方福音教会的偏差，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¹ Q&A: Billy Graham's Warning Against an Epidemic of 'Easy Believism', INTERVIEW WITH CHRISTIANITY TODAY, OCTOBER 15, 2013.

² Walter C. Kaiser Jr. *Toward An Exegetical Theology* (Baker Books, Grand Rapids: Michigan, 1981) p.7.

1) 正如 Walter Kaiser 所指出的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会文化，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呈现快餐主义特点。这种属灵的快餐文化，迅速催胖了西方福音派基督徒的属灵体型，让他们觉得形象高大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，他们根本就缺乏系统的教导、扎实的操练，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病态的属灵肥胖。就像老底迦教会一样，自以为“... 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”，却不知道自己是“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”(启示录 3:17)。

2) 西方福音派信仰的第二类偏差，就是信仰中弥漫的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。此类信仰所关注的重心，并不是圣经客观的教导，或耶稣生平及的历史真实性，而是主观的信仰体验，诸如方言、颤抖、心理发热、平安的感觉等等。信仰确实能够产生这类心理体验，但这类主观心理体验无法支撑起持久而彻底的生命更新。这种取向导致西方福音派信仰根基浅薄，后继乏力。再者，此类体验往往具有个体色彩，并不一定是全体信徒的普遍经历；注重此类信仰经历，往往会削弱教会的释经权威，从而把原本群体性的信仰局囿在个体直觉体验的范围之内。

3) 西方福音派信仰的第三方面偏差，应该是对荣耀神学或成功神学的热衷。由于上述两个原因，圣经里面关乎十字架的核心信息被忽略，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现实满足的成功神学。当信徒忽视圣经文本所包含的纯正福音信息，其结果必然转向对现实得失的关注，把信仰当作阿拉丁的神灯，被此世的现实关注一叶障目，看不见神国伟大的救赎计划，也看不见自己及教会在上帝救赎计划中的位置及使命。

4) 西方福音派信仰的第四个偏差，乃是对恩典的误解与误用。新教的核心教义乃是因信称义，更具体地表述乃是“因信藉着恩典称义”(by faith alone by grace alone)。称义是上帝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，不是因行为而得的义，乃是因信耶稣而有的义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也是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等改教者的伟大发现与一贯坚持。只是这种不平衡的唯恩典论，导致对信徒主动性及能动性的忽视，容易让人产生错觉，认为可以躺在恩典的保单上无所事事、殆于履行日常责任，成为靠恩典、吃福利的属灵懒汉。“因信藉恩典称义”解决的是救恩的根本问题，没有任何人间的力量可以解决这一生命的根本问题，唯有道成肉身的神经过十字架的痛苦、羞辱、死亡与复活，才能成为我们得蒙救赎的切实保障。然而，基督的救恩为得救的人提供了救赎的坚实保障，但并不意味着得救后的信徒可以在这张保单上睡懒觉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乃是领受使命的人；一个得救的人，乃是无所不用其极、尽心事奉主的人；一个得救的人，乃是忘记背后，向着标杆直跑的人；一个得救的人，绝对不是躺在救恩的确据单上无所事事、浪费生命的人。当然，因为基督的恩典与救赎，得救的人可以真正的安歇与休息，因为知道是上帝在用祂的全能托住万有，而不需要我们把自我与他人的救赎的重担背负在自己的肩上。因信藉恩典称义之后的勤奋劳作，是回报主恩的劳作、是喜乐的劳作、是没有负担的轻省的劳作、是忘我无忧的劳作、是有了成果归荣耀给神的劳作、是没有矜夸自伐的劳作

福音教会的这种“轻信主义”，其历史根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美国奋兴家查尔斯芬尼(Charles Finney 1792-1875)。芬尼被称为福音奋兴主义之父(the Father of Revivalism)³，他发明了福音布道的许多技巧，诸如“悔改座位”(anxious bench)、“呼召到台前”(altar call)、对情绪的激发、当场做决志祷告等等，其中许多的技巧被今天的布道奋兴主义所沿用。芬尼相信，一个人罪人悔改，需要通过举手、站立、到台前、跪下等代表意志决定的各种行动，才可以完成；因为他相信，当罪人行动时，圣灵也在这人的里面行动；“一个公开的意志决定可以等同于内在生命瞬间悔改的奇妙神迹”⁴。芬尼“决志主义”(decisionalism)模式的实现，常常需要通过一些有意的设计或引导，比如对于诗歌、乐器的选择，传道者的语辞、音高等等，目的是引导听众的情感，催化至高潮的那一刻进行呼召，引导听众做决志祷告。此类讲道并不一定注重圣经教导的准确性和整全性，所诉诸的也不是听众的悟性与理解力；这些技巧所侧重的乃是针对听众的情绪，软化听众的意志，从而达到让听众当场决志的目的。

芬尼对奋兴布道作了有意识的设计和改进，使之成为近代福音扩展的主要方式，但芬尼并非发明或使用奋兴布道方式的第一人。在他之前的爱德华兹(Jonathan Edwards 1703-1758)、卫斯理(John Wesley 1703-1791)、怀特菲(George Whitefield 1714-1770)都使用过这种方法；这种方法经芬尼改进之后，被当代的许多福音布道者所继承，例如穆迪(D. L. Moody 1837-1899)，孙迪(Billy Sunday 1862-1935)，以及如今仍然健在的布道家葛培理(Billy Graham)和葛培理的儿子葛福临(Franklin Graham)等等。在华人教会界最著名的奋兴布道家应该是宋尚节博士。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，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这种奋兴布道传统，作为基督徒，对那些在各地教会旅行布道的福音讲员，大致都耳熟能详。

作为基督徒或牧者，我们对奋兴布道会的有效性当然深有体会。笔者就是在1987年听了一段时间的福音广播后，在葛培理所带领的“抉择时间”(Hour of Decision)节目中决志信主的，当时的场景还记忆犹新。在我牧会的15年中，教会大约每年举办两次布道会，多次请巡回北美的各位知名讲员带领布道会，这些布道会是教会福音拓展常用而有效的方式。

然而，如果没有地方教会的密切配合，单纯的奋兴布道会往往难以收到持久的效果。在1990年PBS的一次访谈中，葛培理坦率地承认，那些回应呼召走到台前的人中，大约只有25%最终会成为基督徒。根据近年来一些学者的跟踪调查，发现在布道会中决志的人中，大约只有6%的人在随后的一年中行为模式有所变化。有学者在葛培理布道团到访多伦多地区六个月后，对当地教会的会员变化情况作正式追踪调查，发现在8161位走到台前“决志”的人中，有75%原来就经常参加教会聚会，这八千多位决志者中，最后真正参

³ Barry Hankins, *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Transcendentalists*, (Westport, CT: Greenwood Press, 2004), p. 137

⁴ Ian Murray, *Revival and Revivalism: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sm, 1750-1858* (Carlisle, Pennsylvania: Banner of Truth, 1994), p.250

加教会，成为会员的，共有 102 位，占总人数的 1.2%⁵。由此可见，如果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，奋兴布道会的长期效果并不十分理想。

毋庸讳言，奋兴布道会模式蕴含了“轻信主义”的许多特色，而这种轻信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信仰特征，渗透到华人教会的方方面面。试举几例：

1) 基督徒或教会牧者对慕道友特别感兴趣，教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，向慕道友传福音，接他来教会，请他参加聚会及各种派对，对慕道友非常友好，这一切大都是为邀请慕道友参加名讲员的布道会作铺垫。如果这个慕道友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，大家都会非常高兴，非常有成就感，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为教会立了功劳，然后就劝说刚决志的慕道友受洗，当然有点教会在决志的现场就会为慕道友受洗，受完洗成为教会会员之后，教会对他的整个节目程序就算走完了，新信徒受洗后从池子里出来，就好像海里的鱼被捞了上来，大家对他的兴趣与关心通常直线下降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还在海里游弋、还没有被捕捞上来的“鱼”身上。然而，这与圣经的教导相去甚远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28:18-20（和合本）所颁布的大使命，核心动词乃是“使万民作我的门徒”，“传福音”、“施洗”只是开始的步骤，培训门徒的更关键的步骤乃是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行”。福音派教会偏重于拉人决志、受洗、入会，追求带领人决志时候的快感和成就感，过分看重教会数量的增长，这应该可以算作属灵的“政绩工程”，如果不注重对新信徒的教导、栽培与门训，那么也可以算作是属灵的“豆腐渣工程”。

2) 福音教会的“轻信主义”还表现在过于相信“决志”或“受洗”等仪式的奇特力量。华人基督徒往往隐含一种思维模式，认为信徒决志之后，或者从水里上来，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、已经成圣的人。我们的见证通常也隐含这样一个程序，就是信主之前是败坏不堪、无恶不作的坏人，一朝决志，里面的罪行立马消失，整个人成为天使，头上顶着圣人的光环。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未必是真实的，生命的成长，成圣的过程，需要漫长的时日，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即可转变，在上帝特别施恩的某些特殊情况下，或许是真实的，但大部分基督徒生命的转变，是一个起伏、漫长，进进退退、高高低低的一个艰苦过程。“轻信主义”所造成的后果，乃是教会里面的虚伪掩盖，法利赛人众多；而且这些新约的法利赛人被剥夺了真实面对问题的机会，因为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，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不应该有问题，有问题就是羞辱主的名。因为这种掩盖与矫饰，使得福音派信徒很难深入淳厚地栽培生命。

3) “轻信主义”的后果，还表现在传福音方面有时会借助浮夸、跃进、宣传等带着欺骗性的方式。有些信徒传福音心切，编造某某牧师是哪位帅的儿子，某某弟兄是哪位总理的秘书，某某航天员是基督徒，某某基督徒作家是以前的中共高官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“见证”。如果谎言能佐证真理，上帝早就把传福音的任务交给魔鬼、交给假先知，交给真理报了。谎言所编出来的故事，往往和画皮一样美丽；然而，上帝没有让魔鬼参与传扬福

⁵ William G. McLoughlin, *Modern Revivalism: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* (Wipf & Stock Publishers, Eugene: Oregon, 2004) P. 516-17

音，上帝甚至没有让天使参与，而只让他们观看，我们这一群领受呼召与使命的人，好像一台戏，给世人与天使观看。“轻信主义”认为只要把情感催化到决志的境地，就能为天国赢得灵魂，所以我们追星，在见证里加上夸大的戏剧性元素，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当下即时的效果，而不是真理整全系统的教导，以及生命从里到外彻底的更新。

当然，这篇文章所着重的，只是描述泛滥于福音派教会的“轻信主义”，至于如何对症下药，医治上述种种弊端，需要另外撰写文章，和大家一起切磋讨论。“轻信主义”是侵蚀福音派教会五脏六腑的严重疾病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教会很难健康，世界的未来也会随之暗淡。

问答交流

周学信弟兄：我发现有蛮多国内家庭教会，因为透过台湾的一些媒体他们也接触到美式的基督教，这种也就是老师所说的 easy believism，但后面所传的是 一种非常轻的福音，不要求悔改，不要求过门徒的生活。其实在福音派里一直有很多的牧者在提醒我们，包括最近 Eugene Peterson 写的书，书里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探讨；像 Joseph Parker 写的那本书 “Hot Tub Religion” 热水浴缸，或者是傅士德所说的，今天教会最大的咒诅，就是一种 mediocrity 平庸。这里有许多国内来的，像上海北京受到美国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大。教会本身有人也说有一种麦当劳化的问题。

徐志秋弟兄：周老师提的确实是这种现象。我想麦当劳化 MacDonalization，这是一个单词，现在宣教学里面提出 DeMacDonalization 这种趋向，就是去掉麦当劳化的趋向。麦当劳化本身是代表专营权，简易的经营模式，有效的经营模式，但同时有许多速食，当我们在输入美式的福音主义，我们要对福音主义有许多的重新的解释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。

何有波弟兄：您刚才谈到的也是在传福音过程中的一些挑战，那么现在对于 80 后 90 后或者 00 后这些年轻人，或者这些高知识分子群体，他们本身理性比较强，而且稍微有一点点比较敏感、任性，或者说不能受气，如果针对这个族群传福音，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尊重，足够的款待，就会有许多问题。怎么来平衡？

徐志秋弟兄答：这个问题非常好，从几个方面来回答。首先我并没有否定这些做法，我只是觉得这些做法不够。你带他信主，关心他，让他受洗，这些做法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要意识到这些只是生命建造工程的开始。他受洗了从水里上来，意味着教会对他要承担责

任，全备的真理要教导他，要给他做门徒培训，让他成为可以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么关于你讲的 90 后 00 后这些年轻人，怎么样通过用他们的语言，甚至开发圣经游戏软件，怎样用这种方法来接触到他们，看这个族群的特点，他们可能生活物质上很富有，但情感上很脆弱很贫乏。你是否能真正成为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，成为他们的接待家庭，长久的关心爱护他，这个是福音宣教策略方面的探讨。